



栖息在水边的屋子

张晓东

拥有一栋栖息在水边的屋子
是许多人一直以来的梦想
那屋子必须是木质的
适合安放一些旧时光里的东西
勾勒出童年的记忆和年轻时候的小资

拥有一栋栖息在水边的屋子 ,便拥有了
夜深时 听流水和星星说话
嗅低矮的玫瑰摇曳散发出来的暗香

这时候 ,即使所有的朋友都不在身边
即使孤独 ,也是深邃的
月光一样宽广清冷的孤独

这样的一栋栖息在水边的屋子 ,让一切都空下来
让一切都静下来
只有茶杯中升腾的水雾在扩散
扩散到夜里再扩散到静静流淌的河流里

河流

项云

有一种定义为经过
平静只是掩饰
湍在内里焦灼 ,漩涡。无能
夕阳附上皮肤
就成了毕生的疼

欲望总在它之上
滋生或破灭都不留痕
生命的经历是如此重复
如此的相通

生农事寂寂 ,生白发 ,生万物
几只干净的芦苇
重回书页
顺流逆流
一个转身

避雨

吴正洋

提前占得一席高地
铺些丰美的水草
供我一人放牧

暴雨并未如期而至
我已逃至山头
如惊弓之鸟

这么多年
我躲避的 ,不过是
人间盛大而虚空的响雷

不能活得像一个罪人

东奴

不能走太远 ,孩子太小
月光神洒下柔软
纷繁或清平 ,不清楚
见过开心 ,疼痛是真诚的
有些路 ,无从选择
不为靴子、衣服、美食开心
车子、房子、钱物都重要
日子自己过 ,接受了戒律
自信端庄 ,表情得体
前世未谋面 ,相遇今生
信守和祷告 ,多坚定
说过爱过 ,五百次回眸
过往和现实的敏感 ,暂且按下
今天不能活得像一个罪人
有不明白的 ,就相信感觉
如果都已明了 ,就开窗看看自己

晴朗的下午

王江平

现在 ,他住乡下来了
每天晌午 ,蝉就凶凶地叫起来

直到睡眠反复于凹陷的枕头 (他胸口肿胀
局部开始发乌 ,这 他是知道的)

午饭后 ,他趴上窗口
瞥见一具壳子 ,透明的、精致的壳子

在背部 ,在光的边缘 ,一道长长的裂口
锋利 ,干脆 ,仿佛还能听见裂开时 ,一声小小的
嘣

噢 ,这就是蝉吗 ? 他心头一动
又仿佛有什么被压住。后来 ,他是这样描述那
个下午的

一切都好 ,树木也长得飞快 ,树皮上的壳
金灿灿的 ,只有数样事情消失了很久

秋收

王军

俯身采摘豆荚和倭瓜
也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和神气
只想在晚饭的时候
多添一碗

玉米还未饱满成一个完整的样子
青菜芋头叶都绿油油的
蚯蚓在翻新的空地上 ,若有所思

不远处 ,零零落落铺满菜花叶儿
在它们身上 ,走来走去
顶着草帽 ,安逸中带来惬意

渐渐地 ,走到蓄水田沟
几条小鱼仔在那里畅游
蹲下身 ,与它们诉说一路风尘

时间加快了脚步
落日劝说要惜别今天的所有

落叶

胡子

曾烧过多少落叶呢
这一问 ,我惊了
落叶可有灵魂

当落叶跌进火焰时
落叶痛哭了吗
那是以爱情的名义啊
我们在篝火里欢跳

落叶已成经书
和朝圣者的足音共鸣
不再纠结
向着大地前行

我抓过飘浮的一叶
有滚烫的思想
目标既然都是远方
又何必在意是飞翔
还是潜行呢

梦

陈虹宇

一条路埋在黑暗的迷雾里
浓雾让人看不清双脚
泥路慢慢变成了沟渠
脚湿了 ,水渐渐没过小腿
一群群蝌蚪在脚边游移
我扶着沟沿小心避开它们

醒来 ,我忘了迷雾的浓度
忘了趟过的泥泞
也许黑暗的通道
最终送我抵达光明之顶
也许回头
一切过往都已烟消云散